

閩郡別記

卷之五

終

閩都別記卷三百八十一

卷三百八十一回

芝潤殿神使遺雙陸

白靈橋石坂成精恒

部說許經誠假鬼靈。有四月方愈。來書館開寺中。又有大頭鬼。長臂精。更靈。即叫
人來。先將書館搬移別處。丹末上場。一時租無。惟開元寺前。芝潤殿旁。有一所房全
多欄。堪作書館。連程來。搬入即上學。先生未居數日。誰知芝潤乃五帝廟。值送香出
海之時。日夜大鑼大鼓。音響不休。先生曰。又租不是地。場內是何神。混稱五帝。莊神
扮鬼。煽惑愚民。先生又避回安。又只剩取學友。原來所租之房舍。乃廟地。建來租人
各有門戶相通。請相出。海內有數目。茶雲值至四更。大殿無人。將五執身神像。以草
索綁縛。係各西頰。殊書遺犯二字。又寫一張大牌票。內寫本是蛙魚鳥蚌猴。安敢混
稱爲五帝。若還不押出鄧都。煽惑愚民。無底止。貼於壁上。次早廟祝一見。報知鄉人。
衆人皆恐得罪神明。擬是坐書房之人所為。遂將書棹及家私盡行丟出。驅逐不許
再入。衆生徒走報與先生得知。先生問紳士題果。是汝們所為。麼。紫雲答。諸學生亦
都回家。無一人在書房。有人來報方知。去看神棹已去。破書箱散滿街。若不告官。讀
書人不值半文錢。先生曰。告容易。無人作抱告。紫雲曰。抱告不是。煙兒還有誰。先生
遂寫一張稟。奉都憲。更奉斯文之墨。紫雲拿去府縣州衙門投遞。兩院即差員限

三月內盡將城內外五帝焚毀。一面飭差拏凶人。研究柳青。於是各處湖之五帝神。盡斬焚毀。惟水澗開酒庫。主姓之總理。早得信。先將五木像存起。那時值中秋。紫雲在東門外支家飲酒。半夜回來。行至白露橋。至橋面見。居中每碇石板無去一塊。自橋頭接連露孔見水。至橋尾異之。因思若是崩塌。不過只一碇數塊。怎至橋尾。照居中一行俱塌。若由兩邊而行得過。理不可解。站住思有許久。見有十數個大漢。穿白衣。于田堪行至。問紫雲曰。怎的过不去。立住看什麼。紫雲曰。看此橋上石板何去。大漢答曰。中秋夜。景人都去遊玩取樂。他亦邀同伴去遊玩。有何不可。兩邊亦行得過。關查他作甚。紫雲看其形狀異樣。答言。跳躑非怪。即妖。即問曰。汝何處遊玩而來。又答我們因美景。欲去尋討有趣之人。各處訪問。都是驢頭馬嘴之人。無可與言。纔回來。看汝滿酒之豐。顏天還未亮。無人走過。可領教得一二。欲求演戲。紫雲曰。願曉得些。須請汝幾位。演來看看。大漢曰。我乃地主。怎敢占先。紫雲曰。我先演過小技來。拋磚引玉。笑莫笑。言訖。以手攝鼻。似鳥鳴之聲。連演又作杜鵑。孔雀。老鴉。各鳥聲。無不似真。各大漢側耳而聽。皆稱絕妙。眾曰。無意之間。遇此妙人。今我們亦來演小技。還敬貴客。明夜須早起來。把兄弟一起邀來。演大的戲法可也。言罷。有一個大漢。蹲于橋上。那一個便登于躑地。大漢肩上一個。又登于第二個肩。共有二十個。一齊

共登肩。上共立起。重臺有四五丈。高入雲表。如一條石柱且立。忽一聲响。一齊倒於橋上。直鋪中間。露孔之處。把橋鋪密如故。便寂而無聲。紫雲上橋。起看笑曰。原來石板亦會成精。變人作怪。難怪古寺舊廟不出野鬼也。須臾天明。順便至各鄉。說知石板變人形情形。誰知早有人夜行至白雲橋。石板缺去。不敢走過。次日來看。又如故。疑自己眼花。第二夜又至其處。石板又無去。遂認真。次早又如故。遠近聞知。皆異之。今聞紫雲來說。方知石板亦能成精脫離。若不早治。將來必害行人之性命。紫雲教以大血潑之。自潑犬血之後。則不能脫離原處。自此怪絕。正是

年深凡物皆成怪。

胆大遇妖總不驚。

且看下文如何分說。

南唐書卷三十四

起。双手把十的抱住。拖入棺內。因棺小不能入。同殮落在地。十的喊救連天。丁的全二个隣人在後聞喊。以為被狼咬。趕緊跑回。叫多人明火執械。趕至棺旁。見一尸在地。二活人在棺旁對抱。十的喊至聲嘶。見多人明火至。便叫曰。好意來與蓋密壓石。尸爬起抱我不放。舉火一照。認是紫雲。訝而笑曰。原來是活人。十的梅開喘息爬起。紫雲亦放手奔起。十的見是紫雲。罵曰。汝在下家未平。如何先至。卧於棺內作鬼驚我。幸我胆大。若別人被汝驚死。紫雲曰。胆大不該叫喊。丁的亦驚問。老十先去汝如何反在他先。作鬼嚇他。紫雲笑曰。我係汝二人賭輸後。汝去看老十。我即由後門由後路先去。將尺拖出。卧于棺內。那老十至。即胆寒。聞聲來助胆。說我替汝蓋密壓石。保全汝尸首。汝作鬼須保庇我。我在棺內抱老十。老十便喊救。我知老丁在後。聞喊必明火叫多人齊來。故解他抱不放。俟汝各人來看。那個胆大。眾聞此方知其先去。作鬼嚇老十之情。由皆伸舌搖頭說。此胆果大。有敢把死尸拖出。自己卧于棺內。都不怕尸之臭氣。這漆自古只有汝一人。再尋無矣。今這尸叫誰人來抱入棺。紫雲曰。我拖出仍我拖還。明日挑皮來與之掩埋。紫雲又將尸拖入棺內。上蓋把大石壓住。眾曰。賭輸一塊銀作何分發。紫雲曰。老十收不得。老丁亦收不得。明日可賣三牲來燒土地紙并祭此亡人。玄們都要來食酒。眾答有理。次日紫雲賣皮。僱人抬埋。

丁的隣三姓。亦有聲名。與家同舍。于是紫雲之胆大無處不知矣。蓋許家宋時父子兄弟三狀元。狀元坊在城內。狀元墓在城外。許家一族住在東山。其屋宇毗連。後漸零落。亦有鬼。其外城中有一座坐山之大樓。屋出鬼怪。遠近皆知。無人敢冒。自家被鬼怪作吵難。早已搬空。閑臥有數十年。有人問紫雲曰。汝胆大。現在坐山之樓屋出鬼。無人往。汝有敢去與他會會麼。原柱之叔告之曰。此鬼怪甚奇異。并非鬼形狀。如人家之老少男女。亦皆聽見說話。如人談事。上樓去看則沒。若帶多人上樓吵鬧。則變出惡鬼來攝人。其鬼反多。故不敢惹他。紫雲曰。什麼鬼。只如此。要收降之何難。遂同諸伯叔上樓去看。其樓在後三進相連。中間倍高。望得四面八方。唯後樓跨山。見其清潔。間有時常來此打掃。眾答誰最在此打掃。紫雲看明白了。至夜獨一人上樓去。撞偵三夜無動靜。以是妄言。偵至第四夜。至半梯便聞樓上有人行動之聲。躡足登樓。暗中仰首。只見樓中結彩燃燈。鋪設華美。排一筵席。一老翁一老婦正坐。一少男一幼女坐于兩旁。兩個童兒行酒進肴。付其情形不惡。可以禮服。即放步登樓。笑謂曰。貴府有其喜事。拜賀來遲。勿罪。席中人皆起立。老翁謂曰。今日乃老職辰家宴。君是何人。紫雲曰。緣何不認得。屋主監生許紫雲也。不知老丈今日千秋壽誕。日間未來拜祝。今來補拜亦可。向之施禮。老翁回禮曰。山野老昧。有敢勞貴客

重禮。又令二男女謝了禮。又曰：「原來屋主許相公，久仰名望，未曾拜謁。今夜光降，不勝榮幸。」不及另設酒醴，祈勿棄嫌。席就此畧設三杯。紫雲曰：「一到怎敢攪擾？」遂翁曰：「屋主乃一家，說什麼多謝？」小老佔住華屋，十年未酬臺末，感謝之至，即呼童添杯。翁拖紫雲正坐，老婦帶少女將避。紫雲曰：「既是一家人，何須退避？」翁曰：「可請老及少，不必避嫌。」全坐聽貴人高談無妨。紫雲以屋主不應坐，彼此讓有許久。紫雲男坐二老二幼旁坐，童兒斟上酒，同飲了數杯。紫雲見老翁鶴髮童顏，有些仙骨，婦顏有微鬢，有些怪異，男醜而不秀，有些癡狀。二童推嘴凸唇，是怪無疑。唯女絕色，無雙。問姓各籍貫。翁曰：「小老姓張，名遐齡，山東楊氏。小兒名天喜，小女名月姑，世居山洞，因飲洞幽寂，借居樓屋為別業，以暢幽懷。紫雲問青洞在何處，答曰：「飲洞在後山，到也寬敞，唯周圍岩石遮蔽，無天光，看青樓高峻，能觀四方八面，故不告而擅據，乞恕愆尤。」紫雲曰：「飲樓有甚風景可觀？」老翁答曰：「漫說無風景，那夜夜之星辰燦爛，盡是文章，惟不知名號，只看花花碌碌。若有人點出，得識此須更好。」紫雲曰：「要知週天星宿，方向名諱，果雖不才，畧知一二，指說便知。」老翁喜曰：「原來先生知週天之星辰，乞來請教，以遂平生之願。」紫雲遂帶老翁及男女等同至樓樓，指北向南曰：「此乃紫微垣，為天帝之都城，此乃帝座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又指東南方曰：「此乃太

微垣為天帝之宮。南曰天市。天帝之都市。北曰半宮。為天之喉舌。極指四時之
方向。極北乃天樞紐。眾星所繫。惟此星不動。河東三星。乃臺車。河西三星。乃
織女。時乃秋初。又西指東曰心。乃角亢氐房心尾箕也。其下則斗牛女虛危室
壁也。其西則奎婁胃卯辰巽參星。其則井鬼柳星。張翼轸也。乃二十八宿分野。亦有
所屬。今初更者。不明白。更有一半在地下。本上。但貴姓玉屬天上。星宿歸何星。答
曰。屬北方張月鹿之大分野。故默中惟鹿壽星長于歲之白尊名。選處不嫌翁。聽其
指說各星。又聞此說。更喜不勝。謂曰。今夜得先生指教。遇天星宿。頗聞過人。胸中茅
塞。欲留先生在此。為小老師。傳教小兒女。談畫如肯屈駕。秉修外。還要納屋租。茶
當暗思。此老雖是精怪。有此等尚禮義。好文理。亦堪親近。即答曰。若不嫌才疎學淺。
敢不遵命。不知書。齊設于貴河府。或即在此。樓翁曰。夜間尚未辭飽。待再食。辭飽。天
明。同至敝洞。與先生擇選何處。可設。遂令童兒重疊杯盤。同坐。又食起矣。正是
胆大逢妖皆不快。才高到處盡相宜。

且看下文後事如何分說

關都別記第三百八十二回終

閩都別記卷三百八十三

第三百八十三回

背正道天雷擊鹿精

鯉洞府紫雲傳佳偶

却說許紫雲在樓上同張翁洗盥更酌須臾飲至天明老翁喚紫雲上樓後便進大山由山峽繞七灣八曲塞入內忽見亭臺花竹參差迴廊曲徑石橋青嶺遠是榴花風日晴和氣爽神清似煉藥入天台避秦之桃源洞紫雲訝曰既有佳處所在怎不好選僧敝樓為別業翁曰觀下如仙之洞看上如井之蛙紫雲曰日月常臨天何小之有只是厭舊喜新如弟選擇書齋即設在此何等雅致外樓萬不及此翁曰先生愛此幽情外樓仍留為玩景之別業夜遊可也紫雲曰怪道君好夜遊可漫漫再指明天星翁喜甚紫雲曰客弟回去告明家中再來度翁曰應當回告可先帶束修三上樓作安家再帶五十兩薄為屋租紫雲曰屋租帶回樓上叔伯可以束修不敢收遂告辭回家諸伯叔兄弟查問紫雲將所遇之情訴告知送還屋租曰今知其來歷善而不惡可不必去吵之伯叔曰有銀來租那有去吵之理眾又問洞中是何景象紫雲解洞中之景說一遍一老年聞之曰可不是榴花洞耶紫雲被一樁覺答曰真是榴花洞不差原來就是我祖屋後眾又曰榴花乃仙洞是仙非妖可放心教讀眾笑曰唐宋之周啟文入則得佳人汝此回人必得美人紫雲笑答曰未可定諸

兄弟又問可帶我們去尋三姑。紫雲答說：却不可帶別人同來，即不能入其伯父無緣怎得入，不可造次。遂示書上樓，早有二童等候，引入洞內，擇於榴花亭為書齋，開數間書房，置書卷，字件次日即上學，教一男一女，俱錄畫畫，寒暑衣服皆切備。誰知天意難憑，一日，紫雲一行不能識，女月姑極聰明，未月餘便讀至上下詩，紫雲驚惜之。那夜在花亭對酌，問曰：賢東可記得前唐代宗永泰年間，紫雲題處，翁惘然答曰：此年久遠之事。先生怎知？紫雲笑曰：不知有敢稱讀書之人，翁亦笑曰：先生既曉得前古人入洞故事，可知此洞何名？紫雲曰：貴洞名榴花，可是麼？紫雲曰：果然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不錯。彼時洞主翁乃弟之師。紫雲又問曰：樵子藍超，令師特贈以榴花，才女吳青娘，至時洞門就開，怎的無人？翁答曰：藍超乃村老之輩，做師應該款待，青娘乃閨女，故不近前。聽之避賊，又連救同難之男，紫雲又問曰：門是常開的麼？答曰：彼時門常開，周吳二人乃無意過，開而入。若有人特來尋訪之，萬古亦尋不出門。只在路旁，彼時人跡罕至，地原荒僻，并無人居。後來人居周匝，門遂不開。做師升天後，將洞交與弟輩管，弟好動，遂于岩邊開後路小徑出入遊玩，未幾後路開口，被貴家圍牆建樓，仍無路可行，不得不借貴樓為洞外別業。險哉！懷中鷄紫雲問此句之故，典翁曰：此句乃佳人才子說方知紫雲又問聽那

个佳人才子說時，齊已醉，便不隱說，寔不相顧。當時周吳之美，男女二人在此洞中，同起倒十日，夜第慕其美，麟師隱形在暗處偵之，有無曖昧情事，因他盜有麟師常帶對的，議論前代故事，弟在旁聽，方知嚴毅懷中鵲之典故。紫雲笑而問曰：「值十日，可見有甚奇且私情麼？」翁答曰：「果至誠，無一毫苟且。」紫雲又笑問曰：「倘有苟且，彼時何以處之？」又笑答曰：「有風颺起，便有梨拾現，向之割路抽豐，若不從告，與師知，逐出落于賊手，二命皆休。」紫雲又笑問曰：「二樑佳梨，送上門，慶食，即摘何用？」等風颺起，便拾，翁又笑答曰：「無縫怎敢鑽？」一喊，師知怎好？紫雲聞此，方知翁邪而不正，因其醉出真言。又問之曰：「彼時賈東已有妻子，童兒麼？」答曰：「師在有數，如是，因師升天後，方敢娶妻生子，納童紫雲又問曰：「學女月姑是貴東親生麼？」答曰：「天喜乃親生，月姑乃螟蛉的。」紫雲又問曰：「是山洞是人家？」翁曰：「寔不相瞞，乃人家存意為天喜之妻，可以內助，開通其家，誰知天喜尚幼，不知人道，此一時且作姊弟相稱，待四五年過為之配耦，未遲。」紫雲暗思：怪道有此端，必是人家偷換來，不便再問其父母。又問曰：「令師只賢東一个，還有別个？」答曰：「惟弟一个。」又問曰：「引藍荊子進洞，即是賢東麼？」答曰：「是紫雲方知翁乃鹿精，自此常談說，細查其來歷，翁因酒醒，不十分說明。紫雲又思：主人無經紀，用度從何而來？料是那二个黑白品嘴之童，不是山魃，亦是狐狸。」

去人家遠找而來似此翁耶而不正天豈容之不早難殃必累及那日書齋惟紫雲與學女共天喜與其父母在庭前摘花天未見有片雲忽起震震月姑驚懼急投紫雲懷中霹靂雷連起三聲迅雷翁即現為虎婦變為羊天喜變為虎二虎變為黑猴白兔皆被雷擊死月姑已驚得半死即刻雷聲又起電光如火外邊屋舍盡焚紫雲驚曰不走同燒死月姑指後路無火可走紫雲即帶月姑退出後門到樓上看不見火只聞雷震山崩之聲遂帶月姑下樓至家中伯叔問之紫雲將洞中雷震死五个現出原形告之諸伯叔曰數千年之仙洞怎至雷毀紫雲又將精之因由說知衆曰前乃仙翁正道此乃魔精邪而不正以致天不容之問女之來由女泣說乃羅源黃某之女十四歲在後園看花被猴兔迷搜進洞不敢走出欲配他子為妻其子尚如前見先生要將始末說知因二老常在左右不敢言出今天從人愿跟先生走出得遂還鄉重逢父母奴之萬幸也衆甚憐惜之問曰明日先生送汝回羅源重會父母什麼報答先生女含泪曰再造之德無以為報惟求雙親送來為婢伏伺先生累報千萬一衆知其心意有在即遷入內室與姆媾梳頭拂塵至次日同眾人去樓後查看詎許大之洞被四向之懸岩峭壁墜塞滿滿被雷震死五怪尸一井堆埋在地只餘路口一谷深廣約丈餘天目不見只遺一廢洞矣其識此樓歸還原主紫雲送女

至羅源姓名問至黃家其父母見人送女卦大喜問知情由方知被妖捉去猶
洞便愿紫雲不勝感德原來羅源有山羊精能變婦人以黑猴白兔為姦奴盜搜人
家財物處處皆知此日紫雲說及又始知財物共搜榴花洞去用度于是黃家即以
女配與紫雲為室偕歸登送至東山與紫雲成佳耦矣正是

出去訪妖得佳婦 回來代父作水人
後事如何下文分說

卷之三 百八十三回終